



春深蝉鸣

孩子，这回，咱们来聊聊五月吧，五月里那些最迷人的事物，和最动听的声响。

一春花事，热热闹闹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繁花照眼，香气袭人，会不会觉得有些昏昏然了呢？

匆匆走过学校大门，走过宽阔的校道，巨大的凤凰木，高高的桉树，成排的绿榕，茂树丛里，忽然流出一声两声拉长的、断续的、清亮的，蝉鸣。你愣住了，停下脚步，细听，车水马龙里，依稀可辨，初试鸣声的，正是今年里最早的蝉唱啊。你是不是心里也有根晶亮的细弦，被轻轻地拨动了呢？夏天啊。

我仔细找寻过那伏在枝上的蝉，跟北方老家的大不一样。课前兴致勃勃地跟孩子们聊到一首叫《所见》的古诗，“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”，是讲儿童捕蝉的事。那时候的孩子们是怎么捕蝉的呢？他们通常是用面粉在水里反复洗，洗出一团极黏的面筋来；用一根长竿，竿的顶端抹上这种面筋，蝉一旦被粘住便很难挣脱。我在离家数十里外读中学时，学校在汉江边上，高树，沙路，入夏时节，雨后，沙路润湿却不积水，树下路面上常有指肚大小隐隐的小圆洞，拿手指轻轻捅开，里面往往就呆着一只刚要出土的嫩嫩的幼蝉。听本土的同学讲，这是可以烧了吃的，味道据说还不错；要是晚上在树下生一堆火，树上会陆续有成年的知了飞下来扑火——那自然也成全了孩子们的好“口福”。可我没尝过。

单是听蝉的声音，我觉得就够了。在北方，高高的白杨树上，蝉会鸣叫整整一个夏天，古诗里常说“蝉噪”，在许多人听来大约是会觉得聒噪。不过，要是你知道蝉的幼



五月的交响

● 李明海

虫是要在地下埋四年甚至更久，然后才会爬出地面，变为成虫，而这成虫的生命也只有短短的两周——如果知道这些，也许你会对蝉无休无止的叫声多一些理解吧。事实上，古时候有人会用小巧玲珑的笼子养着蝉在房中听其鸣声，也有人曾把蝉称作是“大自然的歌手”呢。蝉刚钻出地面还不会飞，需要慢慢爬到树上，再经历一个蜕化的过程。等蜕去外壳，它身体的颜色由绿变棕，翅膀变硬，就可以在树间自由来去了。而透明的蝉蜕（也就是蝉蜕化后留下的空壳）甚至会在树上挂一两个月，在渐渐变凉的风里荡来荡去。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，“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，寂寞如一间空屋”。同时蝉蜕还是一味中药呢，秋凉时，孩子们会把树干上高高低低挂着的蝉蜕收集起来，卖到中药房去。

与蝉噪并提的另一个词，是蛙鸣。也是我们所在的这所学校，大门两边，留有两个不大的水池，住着不多的几只牛蛙。总是这个季节，夜里或雨后，那边会传出中气十足的一声两声蛙鸣，气壮如牛，宣告着它们的存在。捉蝌蚪是时下

孩子们兴味十足的一个事情。捉来养在玻璃瓶子里，放在教室窗台上。我也曾跟班上的孩子们一起幻想过亲眼看到蝌蚪们长出两只、四只小脚来。可是从没成功过，似乎越养越瘦，甚至瓶里蝌蚪的数量也无端地变少——我后来才知道当食物缺乏的时候，大蝌蚪是会吃掉小蝌蚪的。你这时才会深深地知道，清浅的小溪流里摆动小尾巴的蝌蚪是怎样的自在啊。我在乡下小学教书的时候，学校前后是村野和池塘，入夏有雨的晚上，青草池塘处处蛙，那是最再寻常不过的写照了。通常落雨或是飘雪的时节，我喜欢在灯下安静地读书；可是蛙鸣四起的夜晚，总会约着三两好友，灯下对坐，一杯清茶，聊到很晚。蛙鼓不歇，夜谈未央。老家的村子多池塘，多稻田，五月的晚上，蛙声如沸。周末回老家，有月亮的夜里，睡不着觉，我会一直走到村头的台渠顶上，独坐良久，头脑里寻思着“蛙声浮起村庄”之类的句子，感受到无来由的满盈的幸福。来南方教书，在顺德的时候，住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十字路口的一栋楼上，终日不息的是市声和车声，起初很不习惯。有天深夜，竟也从这城市的扰攘嘈杂里听到隐约的蛙鸣。开始以为是幻听，可是再细听，真的有。想起住的这栋楼离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清晖园仅一条马路之隔，那里曾是明末一位状元的宅第，留存至今，内有园林、假山、池塘种种，蛙声应该是从那里传来的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异乡的夜才开始变得踏实，同时也不由起季节之叹，遥想着家乡的田畴，已是到处杜宇声声，蛙鸣阵阵，白水汪汪，插田正忙了。

我们现在谋生的学校在中山南

